

● 雪米莉 著

◎ 大众文艺出版社

白粉派



(京)新登字 194 号

责任编辑:叶 草

封面设计:张仁华

白 粉 派

雪米莉 著

*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花园东路 8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13 千 插页 2

199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200 册

ISBN 7-80094-103-5/I·49

定价:6.80

目 录

第一章	白粉世家	(1)
第二章	脱衣舞女	(19)
第三章	绝色娇娃	(38)
第四章	午夜牛郎	(58)
第五章	天使不幸	(77)
第六章	猛袭巢穴	(98)
第七章	人生悲剧	(114)
第八章	绝处逢生	(133)
第九章	义无反顾	(153)
第十章	带毒粉蝶	(170)
第十一章	舞姿温柔	(190)
第十二章	真情可贵	(208)
第十三章	兽性角斗	(227)

第十四章	理解艰难	(245)
第十五章	冒险行动	(266)
第十六章	尾声	(283)

第一章 白粉世家

她被自己人出卖了。面对着一大群色狼，她平静地脱掉了衣裙，象个毫不设防的妓女，等待着四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走到她的身边。不到两分钟，四个男人就尸呈于她的脚下。

一辆银灰色的劳斯莱斯豪华轿车驶出了干诺道，向北飞快地驶向了皇后码头。

早已等候在爱丁堡广场的警长孟剑星得到报告后，立即用BP机通知各个小组按计划包围皇后码头后面的第四集装箱货场。

绚丽的晚霞，给单调沉闷的货场抹上了一层暖基调的亮色，使那些平时让人生厌的长方形铁家伙有了一种七彩斑斓的色泽，让人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儿时拼构理想大厦的积木。

当劳斯莱斯驶进那道两边由各种集装箱砌成的长甬道时，甬道的另一头早有一辆蓝色的马兹达停在了那里。

劳斯莱斯无声无息地停在了马兹达对面三十来米的地方。

车门打开了，一位身穿黑衣的年轻壮汉先钻了出来，转身打开了后面的车门，伺候一位妙龄女郎和另一名黑衣汉子下了车。

那女郎穿着一身款式新颖的白色衣裙，胸前别一枚红宝石胸花，黑黑的头发在脑后高高地盘了个髻，充分地展现出了她那张美得令人揪心的脸蛋和那白玉般的脖子。她那身白色的衣裙在两位黑衣男人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高贵典雅，一副大家闺秀的风度令人形秽自惭。

跟随着女郎后面下车的男子手中提了一只小皮箱，他和另一位黑衣保镖一道把女郎挟在当中，向前走了十多米，同对面马兹达中下来的三个男人距离不到十米远的地方站住了。

对面的三人中，也有一个人手里提了一只皮箱。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两位提箱子的保镖，在各自头目的示意下，慢慢地走近，把各自手中的皮箱放在了对方的脚下。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货场傍晚的宁静，两辆警车呼啸着从两个方面冲了过来，把这群人挟在了当中。

车还没停稳，几个持枪警察就迫不及待地跳了下来。

“不准动！”警察们一涌而上，把几个男人全部推到了集装箱边，命令他们举起手贴在了箱体上。

孟剑星走到了那姑娘面前，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对她说：“对不起吴小姐，例行公事。”

“孟警长，你的行动真快啦。”那吴小姐嘴角挂上了一丝讥嘲的笑意。

“有什么办法呢？吃的就是这碗卖命的饭，哪象你吴小姐万贯家产，不愁吃不愁穿啦。”孟剑星揶揄地说。

“警长，快来看。”蹲在地上打开箱子的那个警察大声叫了起来。

孟剑星连忙转过身走了过去，一看：一只皮箱里装着几大叠金牛（千圆港钞）；另一只箱子里装着两幅字画，一面唐朝的铜镜，几件宋代瓷器，其中一件宋宣和年间生产的钧窑白釉碎花细颈瓶乃是宋瓷中的精品，在香港古董市场标价起码不低于十万港币。

孟剑星把那几件古董和皮箱里里外外都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一点可疑之处，心里禁不住咯噔一下，知道这次可能又上了吴粉蝶的当了，心头暗暗叫起苦来，但表面上他还是强装着没事一般，站起来走到吴粉蝶的面前仍一本正经地问：“吴小姐，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时，吴粉蝶突然又惊恐又委屈地叫了起来：“孟探长你行行好啦，千万别把这事抖出去了，我也是没有办法要还赌债才偷了我爹地的古董拿出来卖的呀，要是你给抖出去了，我爹地会把我打死的……”

两个搜查那几个男人的警察也过来了，他们用眼神向孟剑星报告：几个人身上不仅没有枪，连把刀子都没带。

孟剑星已完全明白了，这次他又上了吴达诚的当，一股受捉弄的耻辱感顿时使他愤怒了起来，他一双喷着怒火的眼睛狠狠地盯着面前这个女人，紧紧握住的拳头捏出了汗水，真恨不得一拳把面前这条凶恶狡猾的毒蛇的脑袋揍扁。

然而，最后他还是冷静了下来，想起了现在最首要最紧急的事，就是通知天牛火速撤出吴公馆，以免再遭受前面那些警员们同样的悲惨命运。

“走！”孟剑星一跺脚转身直奔警车而去。

“孟探长，拜托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爹地啦……”吴粉蝶仍不停地冲着孟剑星的背影哀求着。

一直等到这些垂头丧气的警察们开车离去后，吴粉蝶一

伙人才开怀地大笑了起来。

“小姐，这着棋真高啦，那些花腰今天不气得鼻子里流血那才怪呢！”那位穿西装，扮成购货方头儿的人讨好地对吴粉蝶说。

吴粉蝶已经收敛住了笑容，那张美丽无比的脸蛋变得凛冽起来，“妈的，这些花腰真不怕死！死了这么多了，他们还敢来。”吴粉蝶望着西天渐渐暗下去的残霞，恨恨地说道：“哼，只要你们不怕死敢来，我吴公馆管叫你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有进无出！”

“小姐，这次摸进来卧底的花腰，是男的还是女的？”那穿西装的迷乎乎地问。

吴粉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故意生气地啐道：“不要脸的东西，就关心男的女的；告诉你是个女的开心了吧？又可以让你这些没脸没臊的快活一阵子了。快上车吧，不然就赶不上看开场戏了。”

那几个男人一听这次清出来的卧底警察是个女的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跑回了各自乘坐的车中。

两辆轿车一前一后地开出了货场，从原路驶过美利道回到了花园道吴公馆。

吴公馆是一幢十九世纪的别墅式建筑，一条私人车道静地从花园道向上弯弯曲曲地伸延几百米，道两旁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车道的尽头是一扇铁栅栏大门，右边粗壮的门柱上镶着一块古色古香的铜门牌，上面凹着吴公馆几个楷书大字，向世人炫耀着这座别墅富有的历史。

这座别墅是现主人吴达诚祖父从大陆到香港发家后购买的第一个住宅，是吴家百年来历史的见证和象征，尽管吴家现主人已成了中环地区大名鼎鼎的闻人阔老，已拥有多处华

丽的住宅，这座当年吴家先祖靠做鸦片生意购买的第一幢别墅，仍然未在吴家不动产清单上消失，一直是吴家几代人做毒品生意的大本营。现在，这里的新主人，吴达诚的儿子吴米高和女儿吴粉蝶已是香港黑道中有名的白粉大王了。这座别墅，又成了香港最大的一个毒穴，每天有数不清的白粉从这里流向社会，钞票又源源不断地从社会上流向了这里。

吴粉蝶他们回到吴公馆时已是华灯初上了，她下了车后没理睬任何人，匆匆地上了楼，回到她自己的房间里。

一进屋后，吴粉蝶就迫不及待地脱光了身上的衣服，胡乱地扔在了地板上，然后一头冲进了卫生间。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吴粉蝶才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此时，她仍一丝不挂未穿任何服饰，只是手中拿了块毛巾一边走一边擦着头发上的水珠。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吴粉蝶是个绝色美人。无论从身材还是相貌都不比任何一届香港小姐逊色，不少人当面背着都说过，如果吴小姐去参加选美比赛，一定会稳拿冠军的。

每当吴粉蝶听见这些话时，她都忍不住会开心地一笑，然而，她却从来都没动过心思要去参加选美。她有她的事业。

吴粉蝶今年已芳龄二十了，她的美貌和财富已使无数男子拜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有青年男子向她大献殷勤，每天都有人给她送花。可她对这些男人们一个都看不上，经常对那些来献殷勤的男人大肆嘲讽和无情捉弄。

她有她理想中的白马王子，但那王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来，但她却深深地知道，他绝对不是她身边的这样的男人。

在社会上，吴粉蝶是个亿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在白粉派内部，她则是赫赫有名的女毒枭和一呼百诺的大家姐，她这千金之躯，是可以随便就委身一个普通的男人的么？

然而，在这人欲横流的吴公馆，吴粉蝶的感官，每时每刻无不受到各种浪子艳娃狂欢乱淫的刺激，激发起她心灵深处的情欲兽性。特别是在她的房间里装有电视录像监视器，只要她愿意，掀动键钮就可以看到公馆内任何一间房间内的情况，而很多时候，荧屏上显示的，都是一些男女苟且的床上镜头。

独特的环境和性格，造成了吴粉蝶个性的双重性：一方面，她努力洁身自好，誓做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象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自己的童贞，不遇见称心如意的郎君绝不轻易动情；另一方面，为了释放和发泄体内胀鼓鼓的情欲，她又不不停地通过看录像，按摩，手淫等方式保持体内性腺的平衡。

早在十五岁时，吴粉蝶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就脱光身上的衣服，赤身裸体在屋里干各种事情，甚至有几回她还让刘妈把后面花园的人通通赶走，让她一个人一丝不挂地到花园里去尽情玩耍。

每当一脱光身上的衣服，吴粉蝶的肉体和灵魂都产生出空前的开放和愉悦，思绪无羁无绊自由自在地驰骋于天上地下，在不停的自我抚摸着和外界刺激中得到一种巨大的安慰、满足和享受，从而又进一步增强了自身对那些大献殷勤的男人们的抵御能力。

吴粉蝶用毛帕擦干头发后，也不梳理，就让其乱蓬蓬地顶在头上、披在肩上，便仰身躺在了沙发上，尽情地舒展着身体，按动了电视遥控器的键钮，对面那十几个荧屏中最大

的那个屏幕上立刻呈现出来清晰的彩色图象。

图象呈现的，正是吴公馆后面一间秘密大厅里的情况。

大厅的正面，席地坐着几十个男男女女，他们都是吴家豢养的黑道红棍和贴身保镖，是白粉派里的核心人员。

此时，这些往常狐假虎威，不可一世的男女都一扫飞扬拔扈的气焰，变得惶惶不安了起来，以往多次的经验告诉他们，他们中间又混进来了一个卧底的花腰，今晚上，又是要惩办这倒霉的警察的时候了。

那花腰到底是谁呢？万一抓错了怎么办？会不会一个突然的灾难落在自己的头上呢？因此，一屋人都显得急躁不安。

两天前，吴达诚接到绿衣楼（警署）内线的一个情报，说有一位代号天牛的警官已经成功地打入了吴公馆。

吴达诚立即把一双儿女召到了他那里，三人仔细地分析了情况，发觉两个月前进来的一个人嫌疑最大，因此就使出了一个普通的小手段，故意让人给涉嫌者透露一个绝密的消息，就说吴粉蝶今天下午要在皇后码头卖一批数量不小的白粉。

警方果然上当了，当场抓到了一个偷卖父亲古玩的女赌棍，而天牛，再也走不出吴公馆一步了。

“哥，开始吧。”吴粉蝶通过沙发旁的专线电话对吴米高说。

吴米高没有回答，不过，大厅正面墙上很快出现了 72 英寸的投影录像画面。

坐在大厅里的男人们一看屏幕上出现的是几个男人正狂笑着剥一个女人的衣服时，都立刻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而那些女人们，则更加惊恐了起来，不

少人的脸都吓变了色。

这些年来，吴家由于与警方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警方打入吴家卧底的警察每次都很快被吴家发现。吴家对付那些进来卧底的男女手段极其残忍，总是要用尽世上最残酷的方法把他们折磨够了后才让其死去，而且，他们还把折磨的全过程都录了象，每次惩处卧底的警察时，都要选一些最残酷，最恐怖，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镜头扩放一遍。如果惩处的卧底是男的，就放以前屡次男警察受刑的镜头；是女的，就放女的受辱的镜头。

而在吴公馆，女警员的遭遇比男警员还要悲惨百倍。

今晚要惩处的，又是一位女警官。

那投影屏幕上尽情奸淫毒打着女人的男人们发出的声浪笑和欢叫声，那被强暴被侮辱的女人发出的声声惨叫声，哭喊声，如同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冲得里面的男人们热血沸腾，肌肉发胀，兽欲充昂；冲得里面的女人们心惊肉跳，毛骨悚然，脸青面黑。

吴粉蝶已对那屏幕上富有强烈刺激的画面不感兴趣，那些录象她已看过多次了，再也激发不起她身体内的情欲。此时，她把监视器的画面对准了将要被她惩处的天牛的脸上，象猫欣赏脚下的老鼠一样欣赏着她在看到先前的同行遭受令人惨不忍睹的折磨以及明白自己即将来临的命运时脸上所出现的那种丰富无比的表情变化。

天牛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姑娘，长得很靓，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和十分迷人的嘴唇。据说是前不久从大陆偷渡过来的女蛇仔，在湾仔爱丽夜总会当女招待时与红棍阿发认识的，阿发对这位叫阿香的大陆妹一见钟情，先是爆马栏（在旅馆开房间），后来干脆把她带进了吴公馆，两人一道在吴

家手下干起了零售白粉的勾当来。

这次，吴粉蝶就是通过阿发把假情报透露给天牛的。

此时，从天牛那毫无表情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的惊恐和不安。然而，当吴粉蝶通过遥控器把镜头拉近拉大，一直拉到整个屏幕上差不多只剩下天牛的两只大眼睛时，吴粉蝶终于才从她的瞳仁深处，看到了一种极度悲哀和绝望的神色。

吴粉蝶忍不住抿嘴笑了。

过去每一位潜入吴公馆卧底的特警，没有哪一个明白自己已经暴露时，能够不动声色地把屏幕上那些惨绝人寰的场面看完过的，任何坚强的神经，都会在这种无法形容，无法描述，无法想象的残忍面前迅速崩溃，变得疯狂、错乱、断裂。

这位年方二十，娇美如花的天牛小姐，她还能在这凶残无比的画面前镇静多久呢？

一想到这位漂亮的小姐立刻就会被一群穷凶极恶的男人们扒光衣服一丝不挂地扔在地板上，然后让那些欲火旺盛，阳刚雄壮的男人三五成群地扑上去强暴折磨，吴粉蝶就忍不住先春心荡漾了起来。

作为女人，吴粉蝶对天牛的身子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那些服过西班牙金苍蝇，被欲火快要烧焦，快要胀爆的雄壮体魄，此时，她仿佛提前看见了那些男人赤裸亢昂的身子，嗅到了他们恣意作乐时散发出来的男子汉气息。

渐渐地，吴粉蝶的血压升高了，呼吸急促了起来，一身的肌肉也开始发胀变硬了。

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自己身上的一些敏感部位，重新拉远荧屏镜头，开始有点焦虑地盼望大厅里的事情程序进行

得快一点儿了。

天牛虽然是一位年轻姑娘，但的确是够坚强的，过去有好几位花腰，其中还包括两名男特警，都没能看到这么久的时间，就按捺不住了，不是大叫一声跳起来往门边冲去，就是挥拳踢脚乱打一气，进行临死前的最后拼命。

天牛没有动，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看着录像，相反，倒有几个货真价实的白粉女已经被吓得面无血色，浑身发抖，小便失禁，尿湿了裤子，打湿了地毯。

已经超过了一多半卧底特警所能保持镇静的时间了。天牛仍然稳端端地坐在那里，连身子都没动摇一下。

电视屏幕上那不断变换着色泽的光线映在天牛那端庄秀丽的脸上，使她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蓝，一会儿黄，一会儿绿。

屏幕上那些被强暴，被毒打的女警察的惨叫声一声接着一声，一声高过一声，一声尖过一声，一声惨过一声。

这一切，天牛都仿佛没看见、没听见一般，她一直端坐在那里，仿佛置身于一个远离城嚣的寺院，成为一个在万籁俱寂的夜晚独自打坐诵经的女尼。

吴粉蝶开始怀疑了，天牛是不是早已吓死了，只是还没有倒下去而已？

最后，可能是在另一间屋里监视的吴米高也沉不住气了，出现在了大厅之中。

投影电视嘎然而止，天花板和四周的墙壁上又亮起了一些灯，使大厅的可见度达到了室外阳光下的程度。

吴米高也只有二十多岁，中等个儿，瘦瘦的，模样儿象一位正在读书的大学生，他的公开身份是M旅行社总经理。

吴米高穿着一套款式新颖的运动衫。他先用犀利的目光把全场的人都扫视了一遍，然后才走过去，象教室里的老师走着给学生们讲课一样，一边在人群中走着，一边慢吞吞地说：

“……也许，有不少人都知道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吧？记得前美国缉毒探员纳瓦络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如果你胆敢出卖麦德林或者与这个集团为敌，那这个世界上将没有你的藏身之地，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他们‘死亡小组’的杀手都会把你找到的。

“当然，我们白粉派不是麦德林，我们的帮规和组织与他们都有很大的区别，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在找到那些敢与白粉派作对的家伙时，绝不会让他痛快地死掉。”

说着，吴米高已经走到了天牛的面前了，他又开双腿站在离天牛两米远的地方，抱着膀子居高临下地看着天牛。“这里，我还得特别补充一点，就是对于女人，我们会更加优惠的，会尽量地让她多活几天，好让她美丽迷人的身子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个男人都留下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天牛小姐，你说我们这种服务方式好吗？”

天牛仍稳稳地坐在地板上，一动不动，甚至没盯吴米高一眼。

直到吴米高站在了天牛跟前时，那些吓得脸青面黑的白粉女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忙爬起来缩到了大厅的边上。

这些女人们虽然被解除了嫌疑，但她们仍是不能离开大厅的，她们必须站在旁边看完这群野兽撕咬蹂躏的全过程。

那些男人们也纷纷站了起来，按惯例，磨拳擦掌兴致勃勃地去喝一两杯春药酒。吴米高要求在蹂躏卧底的女警员

时，每一个人体内的热能、欲火、兽性都必须达到最高潮。

大厅里的人很快就散开了，中央就只剩下吴米高和坐在他脚下的天牛。

有人已经在四个角落架起了摄像机，准备记录下这次惩处天牛的全过程。

进大厅时任何人都是不准许带枪的，而且，在看录像以前，每一个卧底特警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所以，此时吴米高可以毫无禁忌地大胆站在天牛的面前，丝毫用不着担心她身上会不会藏有武器或带有可塑性烈性炸药。

任何人在知道自己暴露后都会逃走的，没逃跑就是不知道已经暴露了，当然也就不会作什么拼命的准备。

天牛仍坐在地板上，她此时的不摇不动，已不是镇静的表现了，而是一种木然的呆痴。

吴米高抱着膀子把天牛看了好一阵后，才笑嘻嘻地对她说：“天牛小姐，感激你给这群男人们带来了欢乐。”

这时，一脸苍白，酷似石膏像的天牛忽然转动了一下眼珠，毫无表情地盯了吴米高一眼，慢慢地从地板上站了起来。

吴米高心头不由一凛，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

立刻，他感到了自己在天牛前面退这一步有失一个大阿哥的身份，为了掩饰尴尬，他干脆一扭身走到了大厅正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吴米高坐下来后，正要示意手下那帮畜牲采取行动时，忽然被天牛意想不到的行动惊呆了。

天牛没有发狂地大叫，也没有往门边窗边跑，也没有呼啸着找人拼命，而是伸出双手，开始解自己身上的衣扣了。

大厅四周的人也被天牛的动作震惊了，都目不转睛地望

着她。

天牛脱去了身上的衣服，除了一个极小的乳罩，上半身几乎全部地裸露了出来。

她身上那光洁细腻的肌肤，如刚刚削过皮的水果那样新鲜，让四周所有的男人们顿时睁大了眼睛。

天牛没理睬四周惊讶的目光，又脱掉了下身的裙子，远远地扔在了一边。

这样一来，天牛身上除了一只乳罩，一条三角裤，一双半长的丝袜外，全部暴露在了众目睽睽之中。

虽然，那些白粉仔们诧异于天牛的行为，但仍然被她那几乎全裸的胴体吸引住了，特别是那些已经服过春药的粉仔，更加被激发起了体内的兽欲，四个赤身裸体的男人，红着眼，扭动着身子，开始向天牛走了过去。

天牛就象一个毫不设防的妓女，平静地等待着四个色狼走到身边，温柔地分开双臂，把两支小手送到了两个男人的面前。

一时间，那两位粉仔竟然忘了天牛是一位受过特殊训练的特警，不自觉地伸出手去握天牛送到面前的小手。

“不能抓！”吴粉蝶好象明白了天牛的阴谋，急得一声大叫了起来。

然而，她对着屏荧喊叫的声音是传不到大厅里去的，两位粉仔已经抓住了天牛的手。

立刻，两个人同时发出了一声惨叫，手象触电一般地缩了回来。

在此同时，天牛飞起一脚，踢中了正面过来的那粉仔的下身，那家伙尖啸一声，昏死在了地板上，永远失去了再向女人造孽的资格。